

先秦漢語「其」之未來時與 情態語義發展重探

巫雪如*

摘要

本文以先秦漢語重要的未來時標記兼情態詞「其」為研究對象。「其」在先秦漢語出現的時間跨度相當大，從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一直到春秋戰國以後的傳世及出土簡帛文獻，其使用均相當活躍。關於「其」在上述各類文獻中的語義、用法及發展，歷來學者的意見相當紛歧。本文首先檢討歷來學者所提出的意見，接著參照「其」與先秦另一個同樣可同時表未來時及情態語義的「將」的語義發展模式指出，先秦漢語的「其」原是一個未來時標記，同時可表達未來預期、當前推測、意圖、祈使(命令)、祈願(希望)等情態語義，其中未來預期義是由未來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衍申而來，這類語義可說是未來時必然伴隨的情態色彩，當前推測義則是未來義素消失後的進一步引申，意圖義是在未來時概念上由施事主語搭配自主行為動詞的語境引申而來，希望、祈願義是在預期義的基礎上由語用引申而來，祈使、命令義則是在希望、祈願義的基礎上由第二人稱主語的語境引申而來。

關鍵詞：先秦漢語、未來時標記、情態、其

2019年10月31日收稿，2020年7月15日修訂完成，2021年1月20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 言

「其」是先秦漢語重要的常用詞，主要有代詞及非代詞兩種用法，本文探討的是「其」用作非代詞的用法。¹

非代詞「其」最早見於殷商甲骨文，歷經西周、春秋戰國一直到西漢時期，其使用均相當活躍。關於非代詞「其」的語義、用法及其發展，歷來學者已經做了相當多的研究，不過，由於這些研究大多或以出土甲骨金文為主要研究對象而泛論其後的發展，或以先秦傳世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而略述先前的演變，較少從整體的角度詳細探討「其」字由殷商到戰國時期的發展，此外，各家對非代詞「其」之語義及用法，看法仍相當紛歧，因此，本文擬在評析各家研究的基礎上，對這個問題做較為詳細的探討。

關於先秦語料的時代與分類方式，歷來學者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根據本文的研究所需，我們將先秦語料分為三類：一、殷商甲骨文，二、西周金文，三、先秦傳世及出土簡帛語料。本文之所以採取這種分類方式，主要的理由是，殷墟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之著成時代與器物時代基本一致，因此可分別代表殷商及西周時期的語言，至於先秦傳世語料及近年出土的簡帛語料情況則較為複雜，即使其中有若干語料之文本來源時代可能較早，

1 關於先秦「其」的詞性，多數學者將之區分為代詞及副詞兩類，不過，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一般被歸為副詞的「其」在春秋以前仍保有動詞或助動詞（情態動詞）的功能，如 Paul L-M Serruys (1986)、羅端 (2009) 及魏培泉 (2015)。羅端 (2009) 指出甲骨文的「其」一律出現在副詞「弗」、「不」、「允」之後，因此應為助動詞而非副詞。魏培泉 (2015) 基本同意羅端的意見，不過他同時指出，甲骨文的「其」雖然絕大多數出現在否定詞「不」、「弗」、「允」之後，但也偶有出現在「不」、「弗」、「允」之前的，因此，他認為甲骨文的「其」大致仍保持為動詞，但可能有開始轉化為副詞的傾向。到了西周金文時代，「其」仍保有動詞性。約當春秋戰國之際，「其」已由動詞轉為副詞，理由是：(1)「其」位在否定詞後的例子極少，而多位在否定詞前；(2)「其」一般位於情態副詞之前。這兩個位置都是副詞才容許出現的。本文同意魏培泉 (2015) 的看法，因此，以下將代詞之外的「其」統稱為非代詞用法。不過，這兩類用法有時不易區分，根據魏培泉 (1999: 261)，代詞「其」一般只作詞組的定語或從句的主語，因此在主句動詞前的「其」一般為副詞，不過實際上未必容易辨別。本文探討「其」的非代詞用法時將只選擇其中較無疑義者作為例證。

但由於真正寫定時間不易確指，且在傳抄過程中很難說沒有經過後世的改動，因此，本文將這類語料放在整體先秦傳世及簡帛語料中一併討論，不過，在下文的相關論述中，們我仍會對先秦傳世及出土簡帛的語料時代問題作簡單的論述，並指出「其」在不同時期語料中用法的差異。以下先分別探討上述三類「其」的用法，最後再總結先秦「其」的語義演變途徑。

二、殷墟甲骨文中的「其」

(一) 前人研究評述

關於殷墟甲骨文中「其」的語義及用法，歷來學者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多認為「其」為表疑問或不定的語氣詞，如胡光燁(1928: 1-3)指出「其」為「擬議未定之詞」；陳夢家(1956/1988: 87)認為卜辭命辭中「其雨 / 不其雨」中「其」的功能是加重表示未來疑感的語氣；管燮初(1953: 37-38)認為「其」是疑問詞，相當於「也許」的意思；李達良(1973)則認為「其」為疑問副詞。

Paul L-M Serruys (1974: 25)不同意甲骨文的「其」是一個疑問詞的說法，而認為「其」的功能在於標示正反對貞中占卜者較不希望發生的那一方的情況。如在例(1)中，「我受黍年」是占卜者較希望發生的情況，因此不用「其」；而「我弗其受黍年」則是占卜者較不希望發生的情況，因此用「其」來標示。

- (1) 丙辰卜，殷貞：我受黍年。 / 丙辰卜，殷貞：我弗其受黍年。
(丙編8)

Ken-ichi Takashima (1994)不同意前引 Serruys (1974; 1986)對甲骨文「其」用法的分析，而認為甲骨文中的「其」可兼表情態及體(modality)(aspect)。「其」所表達的情態包括「可能 / 確定(possibility/certainty)」以及「意圖 / 願望(intention/wish)」。例(2)可理解為表達一種實現的可能，「其來」意為「可能帶(它們)來」。除了表達說話者對命題的可能 / 確定性態度外，甲骨文中的「其」也可表達「意圖 / 願望」的語義，如例(2)「其來」雖可理解為「可能帶(白馬)來」，

但 Takashima (1994) 認為更恰當的解讀應為「但願(奚)帶(白馬)來」,也就是表達祈願(optative)語氣。例(3)的「其」同樣可表達「意圖/願望」一類的語義。甲骨文「其」表達的體意義則為預期體(anticipative)或將行體(prospective),相當於英文的“be going to”,如「今夕其雨」可理解為“It is going to rain this evening”。

(2) 甲辰卜, 殼貞: 奚來白馬。王占曰: 吉, 其來。(丙編 157)

(3) 庚寅卜, 賓貞: 今載王其步伐夷。(丙編 276)

甲骨文中的「其」可表示與未來時間有關的用法, 這個說法是黃盛璋(1983: 140-141)較早提出來的。黃盛璋(1983)指出, 甲骨文「其」最常見的用法是用於詢問, 表示「將要」的意思, 如例(4)。其次, 「其」也可用在問句的上句, 純粹表示「將要」的意思, 如例(5)。黃盛璋(1983: 141)同時指出, 「其」可能原表「將要」, 可用於問句及非問句, 後來由於用於問句者應用既久, 故帶語氣的色彩, 終而變成一個表推度(如例6)或祈使(如例7)的語氣詞。

(4) 癸酉卜, 乙亥不風? 乙亥其風?(甲 2999)

(5) 翌日壬, 王其遊于, 亡? 于檜, 亡? 于靈, 亡?(甲 907)

(6) 火中成軍, 虢公其奔。(《左傳》〈僖公五年〉)

(7)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左傳》〈隱公三年〉)

前述 Serruys (1974) 所提出的甲骨文「其」表達「較不希望」的規則在甲骨學界受到相當大的重視, 不過, 由於這條規則存在不少例外, 因此受到若干學者的質疑, 除上述 Takashima (1994) 外, 張玉金 (2001a) 與羅端 (2009) 也提出許多反例證明 Serruys (1974) 的說法不可信, 如例(8)至例(10), 其中的「其」都不能理解為占卜者不希望發生的情況。張玉金 (2001a) 同時指出, 甲骨文中的「其」只有兩種用法, 分別為表示未來時間(如例 11-13)以及祈使語氣(如例 14), 至於學者們所指出的表疑問或推度的語氣則均為句子原本的語氣, 而非「其」本身的功能。羅端也認為甲骨文的「其」不表疑問, 而是表達帶有肯定語氣的未來義, 如例(15)、(16)。

- (8) 貞：方其殺我史？ / 貞：方其弗殺我史？。(合集 6771)
- (9) 王占曰：吉，我受黍年。丁其雨，吉；其唯乙雨，吉。(合集 9934)
- (10) 王占曰：我其受年。(合集 12862 反)
- (11) 乙卯卜，貞：王其征人方，亡災？(合集 27907)
- (12) 貞：邛方還，率伐不，王其征，告于祖乙，丐佑？(合集 6347)
- (13) 丙辰卜，賓貞：御？王占曰：吉，其御。(合集 15098)
- (14) 戊子卜，疑貞：王曰：「余其曰多尹：『其令二侯，上絲暨倉侯，其(璞)周。』」(合集 23560)
- (15) 貞：今乙卯允其雨。(合集 01106 正)
- (16) 王其入，侑升自咸。(合集 381)

儘管包括 Serruys 本人在內的許多學者均指出甲骨文中的「其」有若干用例不出現在較不希望的情況中，不過，不可否認的，在正反對貞的卜辭中，「其」出現在占卜者較不希望的一方仍占絕大多數。關於這個現象，沈培(2005)認為可以從語用角度來解釋。根據沈培(2005)的分析，在一對正反對貞中，先卜問的一方代表占卜者的先設。由於人情大多希望好事發生，因此先設大多為占卜者希望的情況。當占卜者對這個先設持肯定態度時，他就不會用表示不確定意義的情態詞「其」；相對的，占卜者較不希望的情況則使用「其」。雖然人情大多希望好事發生，不過在某些已有明確徵兆顯示情勢不好的情況下，人們也不能無視這一事實，這時貞人就會把實際情況先提出來進行貞問，這時不用「其」的先設便是占卜者不希望的情況，而用「其」的一方反而是占卜者希望的情況。由於後者出現的次數較少，因此在正反對貞中，「其」大多不出現在占卜者較希望的先設中，而出現在較不希望的情況中。

郭愛平(2007: 23-24)同意前引黃盛璋(1983)的說法，認為「其」原為表「將要」義的時間副詞，由於經常用於問句中，故逐漸帶上語氣色彩。郭愛平(2007: 1-2)所提出的甲骨文中「其」所表達的語氣包括疑問語氣、擬測語氣及假設語氣。

魏培泉(2015)同意命辭並非問句的看法，因此認為「其」並非疑問

標記而是情態標記。他同時指出，雖然羅端（2009）所提出的甲骨文中的「其」一律是表示未來的這個說法可以接受，但即使是表未來，也仍與情態相關，因此，他認為甲骨文的「其」可分析為主要是表認識情態和道義情態的情態動詞，一般可譯為「會」或「應」。

馬梅玉（2016: 22-23）認為甲骨文的「其」為副詞，可用作時間副詞及語氣副詞。用作時間副詞者如例（17），用作語氣副詞者又分為表肯定推斷語氣（如例 18）及強調語氣（如例 19）兩類。

（17）貞：邛方其來，王逆伐？（合集 39856）

（18）有祟，其有來艱？（合集 7153）

（19）甲申卜，貞：武丁丁，其牢？惠駢？（合集 35829）

從前文的論述可以看出，多數學者同意甲骨文中的「其」可兼表情態及未來義，學者們所提出的情態義包括疑問、推測、不希望、可能 / 肯定、意圖 / 願望、祈願及祈使等，至於學者們所指出的未來義中，黃盛璋（1983）、張玉金（2001a）、郭愛平（2007）、羅端（2009）及馬梅玉（2016）所指出的用法較接近一般界定的普通未來時（straight future tense），而 Takashima（1994）及沈培（2005）所指出的用法則屬於體範疇（aspect）。以下將分析本文對「其」所表達的未來義類型及情態語義的看法。

（二）殷墟甲骨文「其」所表達的未來時及情態語義

在前一小節中我們指出，Takashima（1994）認為「其」所表達的未來義類型屬於體範疇。Takashima（1994）之所以主張「其」所表達的語義類型屬於體範疇，主要根據的是 Bernard Comrie（1976）對將行體（prospective）的界定。Comrie（1976: 64）指出，英語將行體的典型表達式包括“to be going to”、“to be about to”及“to be on the point of”，這三個表達式表達的都是與當下事態相關的未來事件。由於後二者所表達的事件均為立即的未來，而前者則無此限制，因此，Takashima（1994）認為「其」所表達的未來語義與“to be going to”相同。

關於將行體與普通未來時的區別，Comrie（1976: 64-65）以例（20）這

組對句來說明。例(20a)為普通未來時，說話者預期“Bill THROW himself off the cliff”這件事將在說話時之後的某個時間點發生，如果後來這件事沒有發生，我們可以判定說話者的預期錯誤。例(20b)為將行體，說話者說這句話主要在暗示 Bill 打算跳下懸崖，也就是說，他已經在當下看到某些未來事態發生的徵兆，且這個未來事態的發生是可以阻止的。因此，當說話者說了(20b)這句話，而後來這個事件並沒有發生，我們不能說說話者說錯話。事實上，說話者之所以說出(20b)這句話，極可能便是在向第三者提出警告，希望避免這個未來事件發生。

(20)

a. Bill will throw himself off the cliff. (比爾將跳下懸崖)

b. Bill is going to throw himself off the cliff. (比爾要跳下懸崖了)

從上述 Comrie (1976) 對將行體與普通未來時的區分來看，我們認為，如果上述學者所提出之「其」表未來義的用法無誤，則「其」表達的應是普通未來時，而非將行體。一般來說，英語的“*It is going to rain*”主要是說話者在當下看到某些徵兆，比方烏雲滿天才會用的說法，也就是與當下有現時相關性，而甲骨文的「其」字用法大多沒有這類現時相關性。以上引例(4)來說，貞人於癸酉日占卜兩天後的乙亥日會不會下雨，很難說與占卜的當下有何現時相關性。例(5)及(11)、(12)的「其」都是出現在前分句中，表達的是動作單純的未來時間參照，與現時同樣不具相關性。因此，Takashima (1994) 所提出的「其」表將行體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關於「其」所表達的情態語義，我們同意前引學者所指出的，「其」並沒有表疑問及不希望的語氣。至於「其」多用於較不希望的情況中，我們認為上引沈培(2005)的分析應是較為合理的，也就是說，「其」之所以經常在正反對貞中出現在較不希望的情況中，涉及的是語用策略，「其」本身並不包含不希望的語義。

剔除表疑問及表不希望的語氣後，前述學者所提出的「其」所表達的情態語義主要包括與推測有關的認識情態，與祈使、祈願有關的道義情態，以及與意圖有關的動力情態。在前述學者的論述中，爭論的焦點在於

「其」究竟能表達多少種語義類型，如張玉金（2001a）認為甲骨文中的「其」絕大多數表未來時間，只有極少數例子可表達祈使語氣，其他學者所指出的「其」表達的語義類型也各不相同。

根據本文的考察，甲骨文的「其」與傳世文獻的未來時標記「將」情況相當類似，亦即二者均可同時表達未來時間及多項情態語義。我們認為，「其」所表達的語義類型問題或許可以從與「將」的對比中得到較好的解決。根據筆者（巫雪如 2015），「將」在先秦主要是一個未來時標記，如例（21），在不同語境的制約下可帶有不同的情態語義，如在對話或因果關聯的語境中很容易帶有說話者或敘述者的預期或推論色彩，如例（22）；在主語為施事主語（尤其是第一人稱主語）而動詞為自主動詞的語境中很容易帶有施事者的意圖或承諾色彩，如例（23）；此外，在語用引申下，「將」也可帶有應當義，如例（24）；以及帶委婉語氣的當前推測義，如例（25）。這些情態語義都是伴隨著未來時標記經常可見的弦外之音。

（21）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左傳》〈襄公八年〉）

（22）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左傳》〈隱公元年〉）

（23）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論語》〈述而〉）

（24）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左傳》〈桓公二年〉）

（25）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尚賢上〉）

甲骨文的「其」是否可充當未來時標記？前引馬梅玉（2016: 22）指出，例（17）之「其」字句用作時間背景分句，因此「其」字應為時間副詞。除例（17）外，前引例（5）及（11）、（12）這類「其」所在的分句也可分析為時間背景分句，也就是說，這些例句中的「其」字分句可理解為施事者實際即將執行某動作，而其後的分句則可理解為在施事者執行這個動作的前提下，卜問是否有禍福或者是否該從事其他行為。在這種理解方式下，「其」只能分析為未來時標記。如例（11）「王其征人方，亡災」的「征人方」指的是王實際上即將執行的動作，由於王即將「征人方」，所以占卜者才卜問是否有災，因此這句話的「其」只能理解為未來時標記，其作用是將「征人方」這個動作定位在參照時間之後。

除了上述這類語境中的「其」可理解為單純的未來時間標記外，其他語境中的「其」即使主要表達的是未來時間，也可能同時帶有各類情態語義，這是由於未來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所致。John Lyons (1977: 677、814-815) 指出，自從亞里斯多德提出對未來事態作描述性或預期性的陳述，其真實性在哲學上是有爭議的說法後，許多哲學家都否定我們能對未來作任何陳述。因為我們對未來沒有認識，只有信仰，因此，所有描述未來事態的陳述都必然是主觀的情態表達，也就是一種預期而非一種陳述。此外，Charles C. Fries (1927) 也指出，由於未來所預期的範圍原就涉及欲望、希望、意圖、決心、迫使、必要或可能，因此，未來時標記經常可隨著語境帶上各種色彩，這些色彩介於純粹的未來時意義及明確的情態概念之間，是未來時概念中不可避免的弦外之音。Suzanne Fleischman (1982: 108) 則認為由未來時標記可發展出意志、可能及推論等各類情態語義。

根據本文的考察，甲骨文中的「其」也可分析為前引學者所指出的可帶有情態語義的未來時標記。在甲骨文「其」的未來時標記用法中，前引例(5)及(11)、(12)這類用於前分句的用法由於是較客觀的從時間的角度將「其」後接的動作定位於參照點之後，因此可說是較為單純的未來時標記。

其次，當「其」出現在動詞為非自主行為的語境，如例(1)「我弗其受黍年」及例(4)「乙亥其風」這類語境中時，由於這些未來事態都是占卜者無法決定或控制的，因此，「其」在表示未來的同時便不可避免的帶上占卜者預期的語氣。馬梅玉(2016: 24)將前引例(18)的「其」歸為表肯定推斷語氣的副詞，我們認為這類「其」也屬於這類帶有預期語氣的未來時標記。再來是出現於占辭中的「其」，如例(2)、(9)、(10)及(13)。由於占辭原就是視兆的人判斷吉凶的文字，因此，「其」更是自然帶有視兆者推測、判斷的認識情態語義。

除了可能帶有與認識情態有關的語義外，卜辭中的「其」在某些語境或理解中也可能帶有意圖或祈願的語義。前引例(3)「今載王其步伐夷」的「其」Takashima (1994)認為表意圖，我們認為，這類「其」同樣可以視為未來時標記，只是如前文所指出的，當未來時標記出現在主語為施事主

語而動詞為自主動詞的語境中，就很容易帶有施事者的意圖色彩。事實上，前述出現於分句中的「其」也都是施事者搭配自主行為動詞的語境，因此也都可以說帶有意圖的語義，如前述例(11)「王其征人方」除可理解為「王即將征討人方」外，也可理解為帶有意圖語義的「王打算征討人方」。不過，這種意圖義只是未來時標記在語境中的引申，而非「其」本身的語義內涵。

至於「其」所表達的祈願語氣，丁邦新(2001: 6)指出，《詩經》〈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中的「其雨其雨」大意應是「下雨罷！下雨罷！」也就是一個祈求老天下雨的祈願句。根據《詩經》「其雨」的用法，他推論甲骨文中的「其雨 / 不其雨」也不是疑問句，而是表達「下雨吧 / 不下雨吧！」的祈願句。除了命辭有學者認為可理解為祈願句外，前引 Takashima (1994) 也將例(2)中的占辭「其來」理解為祈願句，意為「但願(奚)帶(白馬)來」。上述二位學者提出的甲骨文命辭與占辭中「其」所表達的祈願語氣，我們認為這應是「其」在表達未來預期時的弦外之音，也就是說，當占卜者所預期的未來事態是自己期望發生的，在語境中就可能衍申出祈願的語氣。

最後，甲骨文中的「其」也可表達祈使的語氣，如上引例(14)。我們認為這類用法很可能是在表祈願語氣的基礎上由第二人稱主語搭配自主動詞的語境中引申而來，具體的引申途徑見下文第三節第(二)小節的分析。

綜上所述，我們同意前引黃盛璋(1983)所指出的「其」可能原是一個表「將要」的未來時標記，而學者們所提出的各類情態語義則是在表達未來的前提下在不同的語境中引申而來，其中預期是未來時必然伴隨的弦外之音，意圖是在施事主語與自主動詞的語境中引申出來，祈願是預期在語境中的語用引申，祈使則是祈願在第二人稱主語及自主動詞的語境中引申出來。

三、西周金文中的「其」

(一) 前人研究評述

關於西周金文中「其」的語義及用法，歷來學者有許多不同的看法。² 崔永東(1994: 31-35)認為西周金文中的「其」可作時間副詞，猶「將」也，如例(26)至(28)；以及語氣副詞，表祈使語氣，可譯為「希望」、「還是」，如例(29)至(30)；此外，「其」還可用作介詞，猶「以」也，如例(31)、(32)。張玉金(2001a)認為西周金文的「其」有兩個義項，一是「將要」的意思，如例(26)、(28)、(31)；二是表祈使、希望的語氣，可譯為「希望」、「還是」，如例(30)、(32)。郭愛平(2007)認為西周金文的「其」可作時間副詞及語氣副詞，作時間副詞時表示事件發生的預測時間，可譯作「將」、「將要」，如例(26)、(33)；作語氣副詞時可表三類語氣，一表推測語氣，可譯作「也許」、「大概」，如例(27)；二表祈使語氣，可譯作「應該」、「該當」，如例(34)；三表可能語氣，可譯作「可能」、「會」等，如例(35)、(36)。谷峰(2010: 220)認為西周金文的「其」可表三類語義，一表意志，如例(33)；二表希望，如例(37)；三表請求，如例(30)。魏培泉(2015)則認為西周金文的「其」主要有兩種語義，一是義如「希望」的動力情態詞，如例(38)及例(39)第一個「其」；二是義如「要」的道義情態詞，如例(39)第二個「其」：

(26) 南國服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伐厥都。服子乃遣閒來逆昭王。(宗周鐘，西周晚期)

(27) 戲！吾考克淵克，乃沈子其顛懷多公能福。(沈子它簋蓋，西周早期)

(28) 不(丕)顯天子，天子其萬季無疆。(大克鼎，西周晚期)

(29) 申敢對揚天子休令，用作朕皇考孝孟疇設，申其萬年用，子子孫孫其永寶。(申簋蓋，西周中期)

(30) 余考(老)，不克御事，唯汝筮其敬辭(暨)乃身，毋尚為小子。(叔趯父卣，西周早期)

2 以下所引金文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謹此致謝。

- (31) 用作宗室寶……，余其用各(格)我宗子孳(與)百姓。(善鼎，西周中期)
- (32) 王令戎曰：虜，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卦(古)自(次)。(象戎卣，西周中期)
- (33) 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辭(乂)民。」(廼尊，西周早期)
- (34) 匡拜手頤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文考日丁寶彝，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匡卣，西周中期)
- (35) 天子其萬年眉壽，畀永保四方，配皇天。(南宮乎鐘，西周於晚期)
- (36) 王曰：「令眾奮乃克至，余其舍女(汝)臣卅家」。(令鼎，西周早期)
- (37) 師酉拜頤首，對揚天子不(丕)顯休令，用作朕(朕)文考乙白(伯)寃姬罍毀，酉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師酉簋，西周中期)
- (38) 師望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師望鼎，西周晚期)
- (39) 且(祖)日庚，乃孫乍(作)寶簋，用世享孝，其子子孫其永寶用。(祖日庚簋，西周早期)。

在上面各家說法中，崔永東(1994)指出「其」有相當於「以」的介詞用法，張玉金(2001a)認為此說不可信，而認為崔文所舉之例均可分別歸入表時間及表祈使。我們同意張玉金(2001a)的說法。其次，前述學者雖將例(26)之「其」歸為未來時標記，不過，從銘文上下文來看，王討伐服子應是一個已經發生的事件，因此，這裡的「其」不能解作未來時標記。³ 剔除「其」用作介詞及例(26)的用法後，前述學者所指出的西周金文「其」的語義共包括表未來(將要)、表祈使(還是、應該、要)、表推測(也許、大概)、表可能(可能、會)、表意志、表希望及表請求等。

從前文的論述可以看出，學者們對西周金文「其」所表達語義或

3 本例之「其」不表未來，此意見乃承林宏佳先生告知，謹此致謝。本例之「其」不表未來，也不表情態，可能的解釋是用作代詞，「王敦伐其至」與「撲伐厥都」的「其」與「厥」都代指服子。

語氣的理解有相當大的差異，不僅所指出的「其」可表達的語義類型不同，即使是同一類用例，不同的學者也有不同的歸類。在「其」所表達的語義類型方面，崔永東(1994)及張玉金(2001a)大抵是將西周金文中由第二人主語搭配「其+動詞」的用例以及「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一類的用類歸為表祈使、希望語氣，其他用例均歸為表將要；谷峰(2010)將前者歸為表請求及希望，將後者中的一部分歸為表意志，而未提及西周金文中「其」有表未來時的用法；郭愛平(2007)將前者均歸為表「應該」的祈使語氣，並在表將要的時間副詞之外另分出表推測及表可能。魏培泉(2015)將位於作器者之後的「其」歸為表希望的動力情態詞，將位於子孫後的「其」歸為表「要」的道義情態詞，亦未提及金文中之「其」有表未來時的用法。在同一類用例的歸類方面，紛歧較大的是由第一人稱搭配「其+動詞」的例句，如例(31)、(33)及(36)，張玉金(2001a)及郭愛平(1997)均認為這類用例表將要，谷峰(2010)則認為表意志。以下分析我們對西周金文「其」的看法？

(二) 西周金文「其」所表達的未來時及情態語義

在前文中，我們論證甲骨文中的「其」原先可能是一個未來時標記，在不同的語境中可能引申出不同的情態語義，其中預期或推測是伴隨著未來時概念不可避免的弦外之音，意圖義是在施事主語搭配自主行為動詞的語境中所蘊含的情態色彩，至於祈願語氣則可能是由預期義在語用上的進一步引申。我們認為，前述學者所提出的西周金文「其」的諸多語義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理解。以下分析我們對西周金文「其」所表達的未來時及情態語義的看法。

根據銘文內容及「其」所表達的語義，前引金文各例大致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其」包括例(27)、(28)及(35)，這類用例前引學者或歸為表將要的時間副詞，或歸為表推測或可能的語氣副詞。前文指出，由於未來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因此，對未來的陳述原就包含推測等不確定的語氣，因此，這三個用例實際上可全部歸為帶有推測語氣的未來時標記，也就是說，前引郭愛平(2007)所分出的「其」表推測及表可能的用法可以取消。這一類「其」與前述甲骨文表達單純未來時間定位的「其」的主要差

別是，甲骨文的「其」後接的是主語可以自主控制的動詞，因此在陳述中可以較為客觀的將之作為參照時間之後即將執行的動作來加以描述；金文中這類「其」後接的則是主語無法自主控制的動詞，因此，在陳述中只能預期它的發生而無法加以客觀描述。

第二類「其」包括例(31)、(33)及(36)，這類用例的特點是由第一人稱主語搭配「其+VP」。前引谷峰(2010)認為這類「其」表意志，其他學者則認為表將來。前文指出，未來時標記在主語為施事主語（尤其是第一人稱主語）而動詞為自主動詞的語境中很容易帶有施事者的意圖色彩，例(3)甲骨文「今載王其步伐夷」中的「其」也有學者認為表意圖。我們認為，無論是甲骨文或金文這類「其」的基本功能都應是未來時標記，只是在上述語境中帶有施事者意圖或意志的色彩。

第三類「其」包括例(29)、(34)及(37)至(39)。這類用例雖一般被歸為表希望的用法，不過，我們認為這類用法的「其」事實上在語義上與第一類有交叉之處。前文指出，第一類用法表達的是說話者對未來的預期，由於在這類有祝禱性質的銅器銘文中，說話者所預期的事態往往同時是說話者期望的事態，如預期天子「萬季無疆」、「萬年眉壽」等，因此，由這類表說話者對期望的未來事態所作的預期很容易轉化為說話者對未來事態的祈願。事實上，前述學者歸為表將要的例(27)、(28)及(35)這幾個例子也都容許理解為祈願語氣，如例(35)的「天子其萬年眉壽」既可以理解為預期天子將萬年眉壽，也可以理解為希望天子萬年眉壽。可以說，第一類用法與第三類用法之所以會有這種語義上的區別，主要是由於第一類用法的主語為第三人稱，而第三類用法則為第一人稱。

第四類「其」包括例(30)及(32)，這類用例的特點是由第二人稱主語搭配「其+VP」，這類「其」前述學者均認為表祈使或請求。谷峰(2010: 231)認為這類「其」的請求義是在例(40)、(41)這類「其+第二人稱+自主動詞」的語境中經由希望/請求雙重分析發展而來。他同時指出，「其」由希望義引申為請求義還伴隨著句法上的變化，亦即「其」表希望時多居主語前，但表請求的「其」極少在主語前，一般都是「主語

+其+ VP」的形式。⁴我們同意「其」的請求(祈使)義與希望義有關,不過,這兩類「其」在句法上及語義上的關係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 (40)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尚書》〈酒誥〉)
 (41)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尚書》〈文侯之命〉)

甲骨文中的「其」基本只用於主語之後，謂語之前，且主語經常可以省略，前引甲骨文「其」字各例皆然。西周金文的「其」雖出現看似可用於主語之前的用法，如前引例(34)「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不過，這類用例的「其」是否真的是位於主語之前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一般認為可出現於主語之前的「其」的用例只見於學者歸為表希望的第三類「其」的用法，也就是銅器的作器者在銘文最後敘述自己的作器背景、目的及對未來祈願的一段文字。這類文字在西周銅器銘文中有多種不同的格式，我們先將這些格式列舉出來，以便討論次。

- (42) 先獸作朕考寶尊鼎，獸**其**萬年永寶用，朝夕饗鬯多朋友。(先獸鼎，西周早期)
 (43) 寧肇謀作乙考尊斝，**其**用格百神，用綏多福，世孫子寶。(寧簋蓋，西周早期)
 (44) 戒拜頤首，對揚王俎姜休，用作寶鬯尊鼎，**其**用夙夜享孝于昏文祖乙公、于文妣日戊，**其**子子孫孫永寶。(戒鼎西周中期)
 (45) 史惠作寶斝，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史惠簋，西周中期)
 (46) 夙作父丁寶夙彝，夙**其**子子孫其永用。(夙尊，西周早期)
 (47) 矩作宗室鬯，**其**用饗王出入，穆穆事賓，子孫**其**永保。(矩鼎，西周早期)

西周金文這類文字的基本格式如例(42)。在這個例子中，作器者先獸首先敘述自己為父親作了一個寶尊鼎，其目的在於「其萬年永寶用，朝夕饗畢多朋友」。這裡的「其」用於第一人稱(作器者自名「獸」)搭配自主行為動詞(「用」)的語境中，因此，「其」可理解為帶有作器者意

4 其後，谷峰(2015)對「其」之祈使語氣的用法及形成有新的論述，說見下文。

圖色彩的未來時標記，這種用法與傳世文獻中未來時標記「將」的語義相近。這段話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我（先獸）為父親做這個寶尊鼎，我將（打算）永遠寶用它，並用它來朝夕宴饗諸位朋友。在這段話中，「萬年永寶用」與「朝夕饗畢多朋友」是兩個並列的動詞謂語，其中的主語作器者「獸」與未來時標記「其」同時貫穿這兩個動詞謂語。例（43）的首句同樣是作器者敘述自己為先祖作器，目的則在於「其用格百神，用綏多福，世孫子寶」。這個例子與例（42）有二個主要差異，一是例（43）的主語在首句出現後，在其後的謂語前均不再出現；二是作器者的目的中除了包括兩個由 VP 構成的謂語外，還包括一個由主謂結構（即「世孫子 / 寶」）構成的謂語。儘管例（43）與（42）有這兩個差異，不過在這個兩個例子中，「其」的句法位置仍是相同的，亦即均位於主語與謂語之間，只是例（43）的最後一個謂語是由主謂結構所構成的。除了句法上的差異外，例（43）的「其」與例（42）在語義上也有些許不同。例（42）的「其」後接的都是自主動詞，因此，「其」在語境中帶有較明顯的施事者意圖色彩；例（43）的「其」後接的不完全是主語可以自主控制的動詞，在這類語境中，「其」便引伸出施事者對於事態能在未來實現的希望色彩。

例（44）與例（43）相較，區別在於例（44）在兩個表示作器目的的謂語前均用了「其」字，第一個「其」字的意圖色彩較濃厚，意為我將（打算）用這個鼎來日夜孝享先祖；第二個「其」字的希望色彩較濃厚，意為我希望子子孫孫能永遠珍惜的使用它。例（44）的「其子子孫孫永寶」表面看「其」雖在句首，且位於「子子孫孫」之前，不過，實際上「其」字之前仍有一個未寫出的主語，即作器者「或」，因此，「其」在句法上仍是位於主謂之間的位置。例（45）即作「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位於主語「惠」與謂語「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間。例（46）「釁其子子孫其永用」除了在主句主語「釁」與主謂結構「子子孫其永用」之間加「其」字外，在子句主謂結構「子子孫」與「永用」之間又另加了一個「其」字。這個現象或許可以解釋為銘文作者認為在這類語句中，所有主謂結構之間都應該有「其」字。例（47）「其」字兩見，前者帶主語意圖色彩，後者帶希望色彩，帶希望色彩之「其」出現在「子孫」與「永保」之間，

「子孫」之前則無「其」字。⁵

前文指出，第一類表未來預期或推測的「其」很容易在有祝禱性質的銅器銘文中轉化為對未來事態的祈願，這種對未來的祈願與這裡所探討的對未來的希望屬於同一個語義範疇。也就是說，金文中「其」所蘊含的祈願或希望語氣一方面可由第一類帶預期或推測色彩的未來時標記在祝禱語境中轉化而來，一方面也可由第二類帶意圖色彩的未來時標記在主語搭配非自主動詞的語境中轉化而來。

前文我們雖然根據多數學者的說法將與非自主行為動詞搭配的「其」理解為帶希望色彩，不過，我們認為，與其說這裡的「其」帶有希望的色彩，倒不如說是帶有期許的色彩，也就是說，我們認為這類「其」表達的並非對單純未來事態實現的祝願或希望，而是表達對作器者自己及子孫的期許，期許自己和子孫能盡力實現謂語所表示的未來事態，如前引例(43)「(寧)其用格百神，用綏多福」意為作器者「寧」期許自己能做到「格百神，綏多福」，而例(45)「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則是作器者「惠」期許子孫能萬年永遠珍惜的使用這個器物。

分析完第三類「其」的句法及語義特點後，我們再回頭看看這類「其」與第四類一般歸為表祈使或請求的「其」的關連。前引谷峰(2010)指出，「其」表希望時多居於主語前，表請求義則大致居主語後，而「其」的請求義則是由希望義經由語義及句法雙方面的變化發展而來。不過，從金文所見用例來看，表希望的「其」並非如谷峰(2010)所指出的多居於主語前，而是居於主語與謂語之間，即使是在以「子孫永保」這類主謂結構作謂語的例句中，「其」也經常出現在「子孫」與「永保」之間，如例(47)「子孫其永保」⁶。我們認為，谷峰(2010)所指出表請求而一般多

5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這類帶有祝禱性質的金文中，「其」字的所在位置及隱現情況是相當多變的。這類「其」傳統多歸為副詞或語氣詞（各家說法見武振玉（2006：252-253），魏培泉（2015）則認為應分析為表「希望」義的動詞。由於本文主要探討的「其」的語義問題，因此不擬在此對「其」的詞性問題作進一步的辨析。

6 鄭剛（1996）認為例（40）在「申其萬年用，子子孫孫其永寶」這類句子中，「子子孫孫」是狀語，由此更可證明「其」並非出現在主語前，而是出現於主語與謂語之間。

歸為表祈使的「其」也可能是由「子孫其永保」這類表期許的「其」直接發展而來。也就是說，只要第二人稱主語出現在「子孫其永保」這類格式中，所形成的句子即為一般歸為表祈使或請求的「第二人稱＋主語＋VP」的格式了。這類格式中的「其」雖然一般認為表祈使或請求，不過，我們認為這類「其」也同樣可以用表期許來理解，如前引例(30)「汝旻其敬暨乃身」可以理解為我期許你能「敬暨乃身」，例(32)「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次」的「其」雖較接近表命令的祈使語氣，不過，我們認為這兩類語義並不是截然可分的。在這類句子中，「其」所表達的語氣究竟是接近祈願(希望)或命令(請求)主要取決於聽話者對說話者與其所期待實現的事態之間關係的解讀，也就是說，當說話者期待實現的事態需依賴天地神靈或祖先的庇佑，則「其」在語境中帶有較濃厚的祈願色彩；當說話者期待實現的事態為對自己或子孫的期許，則「其」在語境中帶有較濃厚的希望色彩；當說話者期待實現的事態為地位較低的第二稱主語可以自主控制的行為，則「其」在語境中帶有較濃厚的命令色彩。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西周金文中的「其」大致可歸納為三類，第一類為帶預期或推測色彩的未來時標記，主要出現在「第三人稱＋其＋非自主動詞」的語境中；第二類為帶意圖色彩的未來時標記，主要出現在「第一人稱＋其＋自主動詞」的語境中；第三類表祈願、希望、期許、命令等語氣，其中表祈願、希望、期許者主要出現在銘文最後一段固定格式的祈願文字中，表命令者則主要出現在「第二人稱＋其＋自主動詞」的語境中。與對甲骨文中「其」字的分析相同，我們認為，金文「其」字的各類情態語義也是在表未來時的基礎上在銅器銘文這類內容多為贊頌、希望的語境中引申而來。

(三) 附論：春秋時期金石文字中「其」的用法

目前可見屬於春秋時期的出土文獻，主要包括列國銅器銘文及晉國的侯馬盟書及溫縣盟書。其中列國銅器銘文的格式與內容與西周金文一脈相承，因此「其」所出現的語境及用法與西周金文所見大致相同，不過由於出土之春秋銅器數量較少且銘文篇幅較短，因此「其」在春秋金文中的用法反較西周金文簡單。例(48)及例(49)之第一個「其」為第一人稱主

語搭配「其+VP」，這類用法可歸為上文西周金文中所區分之第二類用法，即帶意圖色彩的未來時標記。例(50)、(51)屬上文所區分之第三類用法，表達作器者的祈願或期許語氣。例(49)第二個「其」為第二人稱主語搭配「其+VP」，這類用法可歸為上文所區分之第四類用法，表達說話者的命令或祈使語氣。在目前所見的春秋金文中未見上文所區分之第一類用法，即帶預期或推測色彩的未來時標記，不過例(52)侯馬盟書中所見之「其」應可歸為此類。

- (48) 余鄭太子之孫與兵，擇余吉金，自作宗彝，**其**用享用孝于我皇祖文考。(與兵壺，春秋中期)
- (49) 齊侯命大子乘遽來句宗伯，聽命于天子，曰：期則爾期，余不**其**事女(汝)受束(刺)，遄傳祇御，爾**其**躋受御，齊侯拜嘉命。(洹子孟姜壺，春秋晚期)
- (50) 祝侯求作季姜媵鐘，**其**子子孫孫永享用之。(祝侯求鐘，春秋早期)
- (51) 齊侯作飲敦，**其**萬年永保用。(齊侯敦，春秋晚期)
- (52) 趙……敢又志復趙尼及其子孫……于晉邦之地者及群虜明者，吾君**其**明亟覲之。(侯馬盟書·宗盟類)

四、先秦傳世及出土簡帛文獻中的「其」

(一) 先秦傳世及出土簡帛文獻的時代問題

前文指出，先秦傳世文獻的語料時代相當複雜，一般認為《詩經》中之〈周頌〉及〈大雅〉作於西周時期，〈小雅〉及〈國風〉則可能包含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的作品。《周易》卦爻辭一般認為著作年代在西周初期至春秋早期之間，其他部分則時代較晚，約為戰國時期所作。《尚書》各篇時代不一，根據屈萬里(1983)的考證，〈虞夏書〉中諸篇均為戰國時人述古之作；〈商書〉中除〈盤庚〉時代可能早至殷末周初外，其他各篇亦均為戰國述古之作；〈周書〉中之〈牧誓〉至〈金縢〉為戰國時述古之作，由〈大誥〉至〈顧命〉則為西周早期作品，〈費誓〉以下的時代稍

晚，然亦均在春秋中期之前。前述《尚書》諸篇述古之作雖然一般認為真正成書年代在戰國時期，不過由於是述古之作，因此其中也可能包含時代較早的語料。此外，根據張玉金（2004: 16），《逸周書》中之〈世俘〉、〈商誓〉、〈皇門〉、〈嘗麥〉、〈祭公〉、〈芮良夫〉、〈度邑〉、〈克殷〉、〈作雒〉等篇也可能是成於西周時期的作品。《左傳》、《國語》及《論語》、《孟子》以下的先秦傳世文獻大抵均為戰國時期作品，其中《左傳》與《國語》由於多記古事，故與他書相較，也可能包含若干時代較早的語料。

除傳世文獻外，近年亦出土不少抄寫於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時期且著成年代與先秦傳世文獻大致相當的簡帛文獻，其中馬王堆帛書《周易》、上博簡三《周易》以及清華簡中與《詩經》、《尚書》及《逸周書》等有關之若干篇章可能成書於西周至春秋時期，其他則大抵與戰國諸書年代相同。

根據以上的論述，我們認為先秦文獻大致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包括可能成書於春秋晚期以前的文獻，如《周易》卦爻辭、《詩經》以及《尚書》與《逸周書》中的若干篇章；晚期則包括其他成書於戰國以後的作品。由於歷來對先秦傳世文獻中「其」的研究多是以前後期語料作為整體研究範圍，因此，下文對「其」的探討也先以此為範圍，最後再分析前後期語料中「其」的用法異同。

（二）前人研究評述

關於先秦傳世文獻中「其」的語義，王引之在《經傳釋詞》「其」字條下所提出之與本文討論相關的義項共包括六項，（1）擬議之詞，如例（53）至（54）；（2）猶「殆」也，如例（55）至（56）；（3）猶「將」也，如例（57）、（58）；（4）猶「尚」也，如例（59）、（60）；（5）猶「若」也，如例（61）、（62）；（6）猶「寧」也，如例（63）、（64）。

（53） 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左傳》〈隱公十一年〉）

（54） 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周易》〈乾卦·文言〉）

（55）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

- 庶幾乎！」(《禮記》〈檀弓上〉)
- (56)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周易》〈繫辭傳〉)
- (57)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尚書》〈湯誓〉)
- (58)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尚書》〈微子〉)
- (59)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詩經》〈衛風·伯兮〉)
- (60)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尚書》〈洛誥〉)
- (61) 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左傳》〈僖公九年〉)
- (62)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詩經》〈小雅·小旻〉)
- (63) 我其敢求位？(《尚書》〈多士〉)
- (64)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左傳》〈僖公五年〉)

楊樹達(1928/2008: 142-144)所提出的「其」的功能與王引之大致相同，不過，他將第(1)及第(2)個義項合而為一，謂二者皆為表擬議之副詞，第(3)個義項稱為時間副詞，第(4)個義項稱為命令副詞，第(5)個義項稱為假設連詞，第(6)個義項稱為反詰副詞。

其後研究「其」的學者所指出之「其」的功能大抵沒有超出王引之及楊樹達所提及的範圍，只是在個別義項上有不同的處理及歸類方式，如俞敏(1949/1987: 87)認為王引之所指出的「其」的各個義項都可以統合為「擬議之詞」。說話者之所以使用「其」是由於沒有十成把握故不做全稱肯定。根據說話者使用語句時想傳達的功能，「其」可以隨著上下文引申為表示盼望、決心、反駁及假設等語氣。閻笑古(1987)將副詞「其」的功能分為：(1)表推測，如例(65)；(2)表未來，如例(66)；(3)表反詰，如例(67)；(4)表勸告、命令、希望，如上引例(59)；(5)表假設，如上引例(61)。何樂士(2004: 409-410)認為語氣副詞「其」可配合上下文表示推測、判斷、決心、願望、命令、勸戒、反詰、疑問、假設等多種語氣，各種語氣之間有時很難截然區分。其中推測判斷語氣為「其」的基本用法，經常或多或少地蘊含在多種語氣之中，這種特徵使得「其」在表達各種語氣

時都帶有比較委婉、緩和的味道。姚振武(2005: 171-172、181-182)所指出的「其」的用法包

括(1)表揣測,如例(68);(2)表反詰,如例(69);(3)表祈使、希望,如例(70);(4)表肯定,毫無疑問,如例(71)。他同時指出,後兩類用法是表揣測的「其」的引申和發展。郭愛平(2007)所提出的「其」所表達的語氣包括揣測、反詰、祈使及委婉語氣。

(65) 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左傳》〈襄公十八年〉)

(66) 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列子》〈湯問〉)

(67)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68) 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69) 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三〉)

(70) 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71) 夫不出于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谷峰(2010: 211)根據前述王引之《經傳釋詞》在「其」之各義項下所引之例,並參考楊樹達(1954)、裴學海(1954)及俞敏(1949/1987)的研究,將這些義項重新整理如表一:

表一 谷峰(2010)「其」的功能

谷峰 (2010)	《經傳釋詞》注解	例句
推測	擬議之詞	天 其 以禮悔禍于許。(《左傳》〈隱公十一年〉)
	猶「殆」也	吾今日 其 庶幾乎?(《禮記》〈檀弓〉)
	猶「將」也	今殷 其 淪喪。(《尚書》〈微子〉)
意志		予 其 大賚汝。(《尚書》〈湯誓〉)

希望	猶「尚」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詩經》〈衛風·伯兮〉）
請求		汝其敬識百辟享。（《尚書》〈洛誥〉）
假設	猶「若」也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詩經》〈小雅·小旻〉）
反詰	猶「寧」也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左傳》〈僖公五年〉）

魏培泉(2015)在上引何樂士(2004)的研究基礎上，考察《左傳》所見副詞「其」的用法後指出，「其」的用法涵蓋動力情態、道義情態和認識情態等，而主語的人稱則與其功能相關，大抵第一人稱多表願望(動力情態)，第二人稱多表祈使(道義情態)，第三人稱則表不太確定的測度(認識情態)。

馬梅玉(2016: 25-29)根據傳世文獻探討西周至西漢「其」的用法，指出此一時期的「其」可用作時間副詞及語氣副詞。用作時間副詞者如上引例(58)；用作語氣副詞者可表達：(i) 肯定推斷語氣，如上引例(65)；(ii) 強調加強語氣，如例(72)；(iii) 追究、探究語氣，如例(73)。

(72) 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73) 孫叔敖曰：「……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莊子》〈田子方〉）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多數學者同意先秦傳世文獻中「其」的主要功能為表推測或擬議，其他如表祈使(命令/勸戒/請求)、希望、反詰、假設等亦為多數學者所提出的「其」的功能，至於表未來、意志(決心)及肯定則只有少數學者提出。以下分析本文對傳世及出土簡帛文獻中「其」的看法。

(三) 先秦傳世及出土簡帛文獻「其」所表達的未來時及情態語義

在前一小節中，我們簡述了歷來學者對「其」的語義及功能的看法。我們認為，在上述學者所提出的「其」所表達的各類功能中，有幾個功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

首先是「其」所表示的假設功能。根據谷峰（2010: 221）對先秦十六部傳世文獻的統計，⁷表假設的「其」共有 19 例。不過，根據本文的考察，前述學者所提出的「其」表假設的例證最多只能說明「其」所在的分句為假設分句，但並不表示其中的假設功能是由「其」來表達。以前引例（61）來說，該句所在的語境是：晉獻公派荀息輔佐奚齊，晉獻公臨死前將奚齊托付給荀息，並詢問他打算怎麼辦。荀息回答自己會以忠貞竭力輔佐奚齊，接著才說：「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這句話有兩種可能的分析方式，一是將「其濟」理解為如例（74）「事之濟」之意。也就是說，這裡的「其」可以分析為從句主語而非假設標記。事實上，先秦漢語的假設句只需要由前後分句的事理因果來表示，並不一定需要使用假設標記，如例（74）前後兩句「事之濟也……」、「事之不濟也……」即均無假設標記。例（75）後句「其不往，則宋之盟云」的「其」若單獨看也可如前述學者理解為表假設，意為「若不往，則宋之盟云」，不過，如果對照前句「（75）敝邑之往」，那麼「其不往」就應理解為「敝邑之不往」，可見將例（61）的「其濟」理解為「事之濟」應是可以接受的。例（76）與例（75）同樣是肯定句與否定句的對比，其中後句「若其不許」意為「若大夫之不許」，其中「若」才是真正的假設標記。⁸例（61）的「其濟」也可以有另一種分析方式，亦即將「其」理解為表帶不確定語氣的未來時標記，也就是「其」的本來功能，而句中所帶有的假設意味則是來自於前後分句的事理因果關係。例（77）的「其」同樣可理解為表對未來推測的不確定語氣，與前句之「或者」功能相近。例（78）、（79）之「其」則可分析為帶意圖義的未來時標記，用法與例（80）、（81）之「將」相近，例（78）之「其以嘉（喪）服見」意為「打算穿著嘉服（喪服）會面」。

7 谷峰所統計之先秦十六部文獻包括《尚書》、《詩經》、《左傳》、《國語》、《論語》、《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商君書》、《管子》、《晏子春秋》、《戰國策》、《禮記》及《穀梁傳》。

8 谷峰（2015）也指出，古書中有些結構文辭相似的句子，可以出現「將」的地方也可以用「其」，表示這類「其」並非反詰用法，而是表示將來。這個論點與本文的看法相同。

前引例(59)「謀之其臧」亦是學者所指出的「其」表假設的例句，不過，由於先秦表假設之「若」從未出現於「主之謂」結構的「之」與謂語之間，因此，此例之「其」表假設的說法也是有待商榷的。前述學者們所提出的表假設的「其」還包括例(82)，此例的「其」應可分析表祈使(勸戒)的用法。其他學者所提出的其他「其」表假設的例證也都可以重新分析為其他「其」的常用功能，因此，表假設功能的「其」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 (74) 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管子》〈大匡〉)
- (75) **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左傳》〈昭公三年〉)
- (76) **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左傳》〈成公二年〉)
- (77) 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左傳》〈昭公四年〉)
- (78)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左傳》〈昭公十年〉)
- (79) 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 (80)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左傳》〈隱公三年〉)
- (81) 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 (82)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左傳》〈僖公五年〉)

其次是「其」所表示的反詰功能。與「其」所謂表假設的情況相同，前述學者所提出的「其」表反詰的例證都只能說明「其」所在的句子為反詰句，但並不表示其中的反詰功能是由「其」來表達。例(83)至(86)是兩組語境相似的反詰句，其中一句無「其」，一句有「其」，無「其」的句子所表示的反詰語氣與有「其」的句子並無差別。我們認為，這類反詰句的反詰語氣實際上都是由句式本身來表達，而非由「其」來表達。在這類反詰句中，「其」應如前引何樂士(2004)所指出的是以推測語氣為其基本用法，其功能乃在反詰語氣上加上一種不確定的語氣，從而使反詰語氣帶有委婉、緩和的味道。

(83) 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左傳》〈昭公三十一年〉）

(84) 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左傳》〈昭公十八年〉）

(85)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孟子》〈告子下〉）

(86) 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韓非子》〈說林上〉）

「其」不表反詰語氣，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例(83)及(84)同樣是反詰句，例(87)之「將」與例(88)之「其」的功能與所表達語氣大致相同，然而王引之等人在其虛詞著作的「將」字條下均未列反詰一義，可見王引之等人並不認為「將」出現在反詰句中即表示其具有反詰功能。此外，解惠全等(2008: 343)引《經詞衍釋》中將例(87)的「將」釋為「寧也，豈也」的說法後指出，此項可以「殆」釋之，同樣是不承認「將」有表反詰的功能。上引例(84)、(86)及下引(88)的「其」與例(87)中的「將」同樣可以「殆」釋之，也就是表達一種推測的不確定語氣。例(88)與(89)是另一個證明「其」不表反詰的對照組。這兩例同樣使用「其可乎」，然而前者有反詰語氣，後者則無，可見句子中的反詰語氣並非來自「其」，而是來自句子中原本的反詰語境。⁹事實上，

9 解惠全等(2008: 489-490)於「其」字條下引《詞詮》對「其」字的說解云：「反詰副詞，豈也。『其』、『豈』音近，故二字互通。」又引《古書虛詞集釋》、《經

如果要說「其」有表反詰的功能，那麼「其」就應該具有能將原本沒有反詰語氣的句子變成反詰句，如例(90)、(91)中的「豈」。在這兩個例子中，如果將「豈」去掉，則句子即不具有反詰功能，然而我們並未見到先秦的「其」具有類似的功能。

(87)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左傳》〈成公二年〉)

(88) 無圍猶可；無民，其可乎？(《左傳》〈昭公九年〉)

(89)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
(《國語》〈齊語〉)

(90) 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國語》〈晉語二〉)

(91)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周禮》〈冬官·考工記〉)

第三，前引姚振武(2005)指出例(68)表揣測而例(71)則表肯定，不過，從姚振武(2005)所引的例子來看，所謂表揣測與表肯定的區別實際上只是「其」出現在疑問句或直述句的區別。我們認為，這兩類句式中的「其」表達的都是前引俞敏(1949/1987)所謂「不做全稱肯定」的語氣，只是在直述句中，這種「不做全稱肯定」的語氣未必是由於說話者對命題的真值有所懷疑，而是一種語用策略，也就是在交際中，說話者透過對命題不做全稱肯定的態度，使得自己的話顯得更為得體或禮貌。事實上，前引例(68)「其晏子之謂也」的「其」非但不是表「表肯定，毫無疑問」；相反的，「其」在這個句子中的功能是使原本為全稱肯定的「晏子之謂也」帶上一種委婉的不確定語氣。

除上述三類「其」的功能值得商榷外，我們認為，「其」所表達的所謂意志或決心的功能也有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地方。前文指出，未來時標記在主語為施事(尤其是第一人稱主語)而動詞為自主動詞的語境中很

傳釋詞》及《助字辨略》中訓「其」為「豈」之說法後指出：「此項用法一般講作同『豈』，也可能是用於複指的代詞的虛化或副詞將義的引申。」同樣是不認為「其」有表反詰的功能。

容易帶有施事者的意圖或承諾色彩，前引學者所指出的表意志或決心的例句都是這類第一人稱施事主語搭配自主動詞的語境。我們認為這類用法的「其」仍以分析為未來時標記較為合適，也就是《經傳釋詞》所謂猶「將」也的用法，只是在語境中帶有說話者意圖的色彩。

剔除上述四類「其」的功能後，我們認為，先秦傳世文獻中的非代詞「其」主要有四種功能，一是帶預期或推測色彩的未來時標記，如上引例(58)及例(92)；二是帶意圖色彩的未來時標記，如上引例(57)及例(72)；三是表希望、祈使、命令、請求、建議一類的語氣，如上引例(59)、(60)及例(93)；四是表擬議、推測等不確定語氣，如上引例(53)、(56)。

(92)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93)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左傳》〈僖公四年〉)

先秦傳世文獻中非代詞「其」的用法已如上述，在近年出土的先秦簡帛文獻中，「其」有一例與甲骨文的用法相似，即出現於前分句，且可分析為不含預期義的單純未來時間標記，即例(94)第一個「其」字，其他用法則與傳世文獻大致相同，亦即：一、帶預期或推測色彩的未來時標記，如例(95)、(96)；二、帶意圖色彩的未來時標記，如例(97)、(98)；三、表希望、祈使、命令、請求、建議一類的語氣，如例(99)、(100)；四、表擬議、推測等不確定語氣，如例(101) — (102)。

(94) 今春**其**會諸侯，子其與臨之。(《清華二》〈繫年〉67)

(95) 政命德刑各有常次，邦**其**康寧。(《清華三》〈芮良夫毖〉21)

(96) 后如撤屋，殺黃蛇與白兔，發地斬陵，后之疾**其**瘳。(《清華三》〈赤鱗之集湯之屋〉13)

(97) 孤**其**率越庶姓，齊邾同心，以臣事吳。(《清華七》〈越公其事〉6)

- (98) 乃命小臣曰：「旨羹之，我**其**享之。」(《清華三》〈赤鱗之集湯之屋〉1)
- (99) 今邦彌小而鐘愈大，君**其**圖之。(《上博四》〈曹沫之陣〉2)
- (100) 汝**其**敬哉。(《清華一》〈祭公之顧命〉20)
- (101) 故夫舜之德**其**誠賢矣。(《上博二》〈子羔〉8)
- (102) 若此故能君人，非舜**其**孰能當之？(《馬王堆漢墓帛書》〈繆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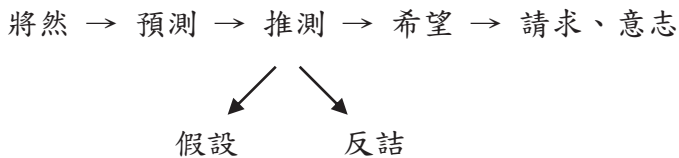
(三) 先秦傳世及出土簡帛文獻前後期語料中「其」的用法差異

在本節第一小節中，我們將先秦傳世及出土簡帛文獻分前後兩期，前期包括可能成書於春秋晚期以前的文獻，晚期則包括成書於戰國以後的作品。根據前文的考察，西周金文中的「其」主要可表達四類語義，包括帶推測語氣的未來時標記、帶施事者意圖或意志色彩的未來時標記、表祈願 / 希望的語氣，以及表祈使 / 請求的語氣。在傳世文獻中，時代與西周金文大致相當的《尚書》中之篇章，「其」字的用法也與西周金文大致相同，其中帶推測語氣的未來時標記如例(103)、(104)，帶施事者意圖或意志色彩的未來時標記如例(105)，表祈願 / 希望語氣者如上引例(40)、(41)，表祈使 / 請求語氣者如上引例(60)。與後期文獻中「其」的用法相較，前期文獻中「其」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表推測時，前期文獻中之「其」只用於預測未來事態(例103-104)，後期文獻中之「其」則可用於推測當前事態，如上引例(54)至(56)。二是表祈願 / 希望語氣的「其」在前期文獻中與西周金文同樣可出現在主語之前，如上引例(40)及下引例(106)，後期文獻的「其」則基本沒有這種用法。

- (103)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尚書》〈盤庚〉)
- (104)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尚書》〈洛誥〉)
- (105) 王曰：「若昔，朕**其**逝。」(《尚書》〈大誥〉)
- (106)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爽！**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尚書》〈君奭〉)

五、結語：先秦「其」語義的演變

前文我們分別探討了「其」在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及先秦傳世及出土簡帛文獻中的語義及用法，綜合前文的論述，我們認為先秦漢語的「其」原是一個未來時標記，同時可表達預期、推測、意圖、祈使(命令)、祈願(希望)等情態語義。前引俞敏(1949/1987: 87)認為「其」的各個義項乃以非全稱肯定的「擬議之詞」為基礎，根據說話者使用語句時想傳達的功能，「其」可以隨著上下文引申為表示各類情態語義。谷峰(2010: 220-233)不同意俞敏(1949/1987)所指出的「其」的各種不同情態意義為同一語法範疇的不同語用變體，他引述姚振武(2005: 181)所指出的表祈使、希望的「其」是表揣測的「其」的引申和發展的說法，認為不同的情態意義是歷時演變鏈上的不同環節。他根據「其」在上古文獻中的用法，並利用 Martin Haspelmath (1997) 所提出的共時多義性及語義地圖，以及 Traugott (1968) 所提出的詞義演變規律，¹⁰ 將表一「其」的各項語義演變途徑構擬如下(圖一)：



圖一 谷峰(2010)先秦漢語「其」之語義演變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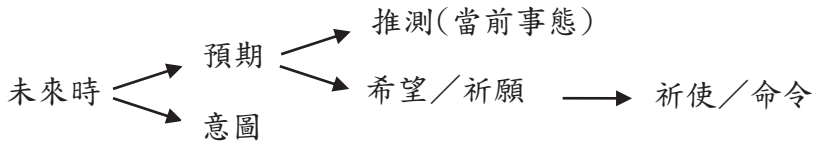
10 本段論述引自谷峰(2010:221)，原文為：「重建演變順序需要利用以下工具：1. 從共時多義性和語義地圖觀察意義間的親疏關係(Haspelmath, 1997)，2. 利用已經證實的詞義演變規律(Traugott, 1968)。」不過谷峰(2010)書後所附參考文獻中未列(Traugott, 1968)，筆者亦無從核實出處，姑存疑待考。

谷峰(2010)所提出的「其」的義項共包括將然、預測、推測、希望、請求、意志、假設及反詰等 8 項。根據前文的考察，先秦漢語的「其」並沒有表假設及反詰的用法，因此，圖一中這兩個義項的引申途徑可以不論。其他表「將然」即本文所指出的未來時標記用法，「預測」可理解為對未然事態的預期，「推測」為對當前事態的推斷，希望與祈願為一類，請求與祈使(命令)為一類，而意志則為意圖一類。其後，谷峰(2015)對於「其」的語義演變途徑提出新的看法，他指出「其」的祈使用法來源於將來，且最初見於描述未來情況、包含說話者期待的陳述句。

關於先秦「其」所表達的各項語義，我們同意谷峰(2010)將未來時標記的用法視為「其」之語義引申的起點，不過，其他義項的引申途徑則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地方。首先是表未來預期的語義，根據前引學者的觀點，由於未來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因此，任何描述未來事態的陳述都不免帶有一種預期的色彩，從這個角度來看，表預期可說是未來時標記必然帶有的弦外之音，不必然是語義引申的結果。其次是表當前推測的一類，這類用法應是在未來預期的語義基礎上發展而來，也就是由對未然事態的預期進一步引申為對當前事態的推測。其三是表意圖的一類，前文指出，這類「其」主要見於施事主語(尤其是第一人稱主語)搭配自主行為動詞的語境中，這類「其」實際上仍是未來時標記，只是在上述語境中很容易帶有施事者意圖的色彩，因此，這類「其」與未來預期同樣不必視為語義引申的結果。其四為表希望或祈願的一類，前文指出，這類「其」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其來源是將卜辭理解為帶祝禱或祈願的文字，也就是由預期義在語用上的進一步引申。最後是表祈使(命令)的一類，前文指出，這類「其」是在第二人稱主語出現在「子孫其永保」這類表期許或希望的語句中發展而來，不過，「其」之表期許/希望或祈使/命令並非截然可分，而是取決於聽話者對說話者與其所期待實現的事態之間關係的解讀。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先秦的「其」原是一個未來時標記，其他情態語義大多是未來時標記在語境中所衍申出來的，其中未來預期義是未來時在概念上必然產生的情態語義，當前推測義則是未來義素消失後的進一步引

申，意圖義是在未來時概念上由施事主語搭配自主行為動詞的語境引申而來，希望、祈願義是在預期義的基礎上由語用引申而來，祈使、命令義則是在希望、祈願義的基礎上由第二人稱主語的語境引申而來。¹¹圖二是本文所構擬的先秦「其」的語義演變途徑。



圖二 先秦漢語「其」之語義演變途徑

「其」是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中主要的未來時標記，根據本文對未來時的界定，「其」在語境中所引申出的預期及意圖義都可以歸入未來時的範圍。其後，「其」由預期義發展出對當前事態的推測，以及希望、祈願、祈使、命令等語義，因而成為一個典型的情態詞。戰國以後，「其」基本不再用作未來時標記，表推測及祈使成為它的主要用法。「其」在先秦漢語中的語義及功能均相當複雜，可探討的面向極多，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其」由未來時向各類情態語義演變的途徑，至於其他問題，則留待後續的研究再進一步探討。

11 本文匿名審查人之一指出：「如果說『其』原本只是一個未來時的標記，其情態義都是在語用中附著上去的……。僅以作者用來比較的「將」來說，為什麼它就沒有在語用中產生那麼多的情態義呢？」事實上，根據筆者（巫雪如 2015），未來時標記「將」同樣在語用中產生多種情態義，包括預期、未來推測、意圖、道義及當前推測等。只是「其」所表達的未來時功能在「將」出現後逐漸被取代，因此在春秋戰國以後發展為一個主要表達情態的語氣副詞；而「將」直至現代仍是一個重要的未來時標記，因此未如「其」一般發展為主要表情態的副詞。審查意見同時指出，如果「其」的情態義是由未來時標記發展出來的，那要如何解釋「欲」、「要」等原表情態的詞反倒在使用過程中逐漸演變為表未來時的虛詞？根據筆者（巫雪如 2015），在跨語言的情態詞與未來時標記的相關研究中，由情態用法發展出未來時以及由未來時發展出情態用法本身就是跨語言中兩種常見的發展方向，二者並不矛盾。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王引之等，《經傳釋詞 / 補 / 再補》，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
-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李 勉，《管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
-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二、近人論著

- 丁邦新 2001 〈從《詩經》「其雨」的用法看卜辭中命辭的性質〉，《臺大文史哲學報》54(2001.5): 37-44。
- 何樂士 1989 〈《左傳》的語氣副詞「其」〉，《《左傳》虛詞研究（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396-441。
- 巫雪如 2015 〈上古漢語未來時標記「將」重探〉，《語言暨語言學》16.2(2015.1): 249-277。
- 李達良 1973 〈卜辭句式及其疑問詞〉，《聯合書院學報》1973.11: 57-66。
- 李學勤主編 2010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
- 李學勤主編 2011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
- 李學勤主編 2012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
- 李學勤主編 2017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
- 沈 培 2005 〈殷墟卜辭正對貞的語用學考察〉，收入丁邦新、余靄芹主編，《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 191-234。
- 谷 峰 2010 「先秦漢語情態副詞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
- 谷 峰 2015 〈上古漢語「其」的祈使語氣用法及其形成〉，《語言學論叢》51，

頁 224-247。

- 屈萬里 1983 《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武振玉 2006 「西周金文詞類研究（虛詞篇）」，吉林：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
- 俞敏 1949 〈漢語的「其」跟藏語的 gi〉，《燕京學報》37。
- 姚振武 2005 《《晏子春秋》詞類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胡光燾 1928 《甲骨文例》，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 馬承源主編 2002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馬承源主編 2004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馬梅玉 2016 《漢語「其」之研究》，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 崔永東 1994 《西周金文虛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 張玉金 2001 〈甲骨金文中「其」字意義的研究〉，《殷都學刊》1: 12-20。
- 張玉金 2004 《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郭愛平 2007 「先秦漢語「其」字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
- 陳夢家 1956 《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
- 黃盛璋 1983 〈先秦古漢語指示詞研究〉，《語言研究》2(1983.): 136-157。
- 楊樹達 2008 《詞詮》，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初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 1928 年出版)
- 裘錫圭主編 2014 《長沙馬王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
- 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編著 2008 《古書虛詞通解》，北京：中華書局。
- 管燮初 1953 《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北京：中國科學院。
- 裴學海 1954 《古書虛字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 鄭剛 1996 〈古文字資料所見疊詞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1996.3): 110-116。
- 閻笑古 1987 〈「其」字管窺〉，《北方論叢》2(1987.): 48-50。
- 魏培泉 1999 〈先秦漢語運符的位置〉, in *In Honor of Tsu-lin Mei.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ited by Alain Peyraube and Sun Chaofen, 259-97.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 魏培泉 2015 〈上古漢語副詞「其」、「將」的功能與來源〉，收入《古漢語語法研究新論（出土文獻與古漢語語法研討會暨第九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論文集）》，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287-300。
- 羅端 2009 〈甲骨文中「其」的用法〉，收入馮力、楊永龍、趙長才主編，《漢語時體的歷時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頁 250-260。
- Comrie, Bernard. *Ten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Fleischman, Suzanne. *The Future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Diachronic Evidence from Romanc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Fries, Charles C. "The Expression of the Future." *Language* 3, no. 2 (1927): 87-95.
- Haspelmath, Martin. *Indefinite Pronouns*. Oxford an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97.
- Lyons, John.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almqvist, Göran. "On the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Graph 其 chyī in the Tzuoojuann."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365-89.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1.
- Serruys, Paul L-M.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 *T'oung Pao* LX, nos. 1-3 (1974): 12-120.
- Serruys, Paul L-M.. "Towards a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Bone Inscrip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313-6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1.
- Serruys, Paul L-M. "Notes on the Grammar of the Oracular Inscriptions of Shang." In *Contributions to Sino-Tibetan Studies*, edited by John McCoy and Timothy Light, 203-57. Leiden: E. J. Brill, 1986.
- Takashima, Ken-ichi. "Subordinate Structure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Particle Ch'i 其." *Monumenta Serica* 33 (1977-78): 36-61.
- Takashima, Ken-ichi. "The Modal and Aspectual Particle Qi in Shang Chinese." In *Diyi jie guoji xian Qin Hanyu yufa yantaohui lunwen ji* 第一屆國際先秦漢語語法研討會

論文集, edited by Gao Siman 高思曼 and He Yueshi 何樂士, 479-565. Changsha: Yuelu shushe, 1994.

Takashima, Ken-ichi. "Toward a New Pronominal Hypothesis of Qi in Shang Chinese." In *Chinese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Nivison and His Critics*, edited by Philip J. Ivanhoe, 3-38. Chicago: Open Court, 1996.

A Re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and Modal Meanings of *Qi* in Pre-Qin Chinese

Wu Hsueh-ju *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reinvestigates *qi*其, an important future marker and modal, in pre-Qin Chinese. *Qi* is rather common and dynamic in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other documents which have been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 and a wide divergence of opinions has thus persisted among scholars regarding the meanings, usages, and developments of *qi* in these materials. By way of comparing the usages of *qi* with those of *jiang*將, another future marker with modal implications in pre-Qin Chines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qi* was originally a future marker, from which various modal notions such as anticipation or expectation, speculation, intention, imperative, and desire or hope are derived. The implication of anticipation is an inevitable overtone arising from uncertainty over the future, and as the future fades and nears, speculation is the further extension of antici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n active agent collocated with an autonomous behavior verb, the implication of intention emerges. The meaning of desire or hope is a pragmatic derivation from anticipation or expectation, and the usage of imperative is derived from desire or hope in the context of when the agent is a second person.

Keywords: pre-Qin Chinese, future marker, modality, *qi*

* Wu Hsueh-j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